

戏比天大

古老折子戏在这样的三种叙事线索中,焕发出令人心折的震颤与感动



《说戏》
柯军、王晓映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8年1月

进入腊月,年味就渐渐浓了。在北方乡下,再苦寒窘迫的日子,所谓年味,除了祭灶、下粉条、磨豆腐、杀猪宰羊,打扫卫生,最能体现过年热闹难得惬意清闲的,就是看戏了。

戏有多种,就我们中原那一带水土而言,有曲子、越调等,但最为流行普及的则还是豫剧,而豫剧也有多种流派,有常香玉的常派,有马金凤的马派,更有海连池的海派,《花木兰》《穆桂英挂帅》《卷席筒》几乎是家喻户晓,无论男女老幼大多能来上几段。

但锁爷却是一个例外,他在南方见过世面,又上过洋学堂,对地方戏曲就不大待见,却独钟爱昆曲。他在村子里古老的寨墙之下自己的一间小茅屋里置放一床、一桌、一椅,纤尘不染,而更为稀奇的是,这间小茅屋里,居然还有一书架,靠墙而立,书也并不是很多,却平放着不少线装书,几乎都是剧本呢,其中就有《桃花扇》《牡丹亭》《紫钗记》《失空斩》《林冲夜奔》之类的。

锁爷早年先是在汴梁读书,后来去了沪上,再后来在江南飘零,也曾锦衣玉食,也曾倚红偎翠,传言说,他还结交过不少梨园名伶呢。他在村子里,很少与人言语,闻听我爱读闲书,也就喜欢与我扯点闲篇,说起昆曲与昆山,徽班与京剧,梅尚程荀的短长来,也不管我是否听得懂,是否有兴趣,就只管自己口若悬河地说将起来,我只能勉强从他密不透风的语言丛林中捕捉到洪升、汤显祖、吴梅村、龚自珍等这些在如此偏僻封闭的小乡村久违而神秘的人物名字来。也因此认定,昆曲是一个令人沉醉的行当,是一个令锁爷管不顾抛开多少名缰利锁唯一念兹在兹作为精神寄托的一种神秘的文化密码。看到码洋近700元的《说戏》这本书,不知为何,突然想起早已经长眠于地下化作泥沙的锁爷来了。

《说戏》是一本极为别致甚至可以称之为前卫的书。别致就在于这本书,既有昆曲当红名角柯军舞台生涯的点滴回顾,塑造戏剧人物的种种心得,传承昆曲这一国粹的

艰辛历程;也有戏迷少年近乎无邪天籁地对一种古老艺术的非功利挚爱。发乎天然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看似幼稚的笔体,令人耳目一新的各种服饰,要言不烦挂一漏万的激赏月旦。古老折子戏在这样的三种叙事线索中,焕发出令人心折的震颤与感动。别致还在于它把握住了戏曲的精髓所在,《说戏》虽然只是说到了《宝剑记》中的《夜奔》、《桃花扇》中的《沉江》、《铁冠图》中的《对刀步战》与《别母乱箭》、《长生殿》中的《酒楼》、《牧羊记》中的《望乡》、《告雁》、《九莲灯》中的《指路闯界》、《红楼梦》中的《胡判》、《邯郸记》中的《云阳法场》与《生寤》,也都不过是昆曲中的部分片段而已,但无论是有所张本的历史演义,还是纯粹虚构的经典剧目,真是涉及到不少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经典人物呢。梨园行当中,有这样的说法,男怕《夜奔》,女怕《思凡》,柯军坦言自己塑造《夜奔》中林冲这一艺术形象的跌宕起伏,艰辛备尝,真是不听不知道,一看真奇妙。当年,锁爷告诉我,

剧本不仅仅是可以表演可以咏唱的,也是可以朗读的。他给我读过一些唱词,读着读着就或者嚎啕大哭或者无语哽咽起来了呢。看过柯军、王晓映、陆诚三人的“说戏”,再来听林冲的“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再来品味林教头“红尘中误了俺五陵年少”,郭子仪的“壮怀磊落有谁知”,苏武的“绿云鬓星已成丝”会生出多少痛彻心扉的人生感喟啊。《说戏》中还特别提到了《桃花扇》中的《沉江》,说“沉”,而不说“投”,“沉”中透出史可法的视死如归从容不迫,“沉”中折射出大变革乱世纷纭中史可法为这一民族保存一点血性与元气的欲哭无泪无力回天。

也许有的读者会觉得《说戏》这样的文本呈现,太过夸张奢靡了,太过小资而小众了,太过形式大于内容了。但在当下纸本阅读不无低迷的情势之下,这样的努力,也算是一种需要宽容的探索吧。

雷雨

我的阅读我做主

“读得随心,记得率性”,颇得闲时乱翻书的乐趣



《纸别裁》
李瑾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7年9月

读书人大抵都会有一些相似的爱好的,比如,他们不仅自己喜欢读书,同时也关注别的读书人如何读书,读什么书。这颇有一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意思,有相同的喜好,自然会产生惺惺相惜的感觉;喜好不同,也同样能够从对方身上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我平时就喜欢读一些读书类的文字,读这类文字如同与一位读书人面对面交流读书经验,从中既可以看出这位读书人的性情和爱好,又能够开阔自己的阅读视野,有见微知类、闻一知十之妙。李瑾的新作《纸别裁》正是这样一部小书,书中收录的文字篇幅短小,言简意赅,说是读书笔记,更像是写在书边上的眉批文字——因为“兴之所至,随便摘录”,所以“读得随心,记得率性”,颇得闲时乱翻书的乐趣,也正合我的阅读口味。

《纸别裁》中涉及到的书籍以文史类居多,其中既有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如《尚书》、《春秋》、《诗经》、《论语》……也有西方现代政

治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各类著作,如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另外,还包括一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文史小品。所以,李瑾向以《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铭己,而每每有会意,也总会随手记下,且不管有用无用,其实就是想和书说说心里话。

或许与从事的专业相关,在《纸别裁》中,李瑾涉笔最多的是有关儒学知识考古方面的话题。对于儒家奉为第一经典的《尚书》,李瑾认为,孔子虽然言必称尧舜和周公,倡呼仁义礼智信,但他并不掩盖赤裸裸的杀伐争斗,所谓“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对现实人事的实用主义评判,才是孔子眼中的“道”的常态。对于被孔子尊为“六艺”之首的《诗经》,李瑾认为,《诗经》的确是文学作品,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政教性和历史性,兼容又是自然的《诗经》告诉我们,“人与世界的联系是建立在

心灵之上,无论怀疑还是激情,都预示着诗歌的精神领域中,自由在高处;而现实生活中,自由在低处。对美和真的追求,是以想象和爱唤醒世界”。对于《孝经》,李瑾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超稳定结构运行不辍,本源正在于建立了孝本位的价值观念,大一统的核心其实就是家国同构在情感上的物化和延展,其间忠孝合一,至为关键。对于《韩非子》,李瑾认为,其用意就是手把手教人怎样当老大,做国君,并由此直接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政治治理的基本框架。

李瑾对中国古代文史典籍的点评可谓深入浅出、切中肯綮,既带有浓厚的私人气息,又极具启发性。李瑾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论著的评论也是同样,总能抓住要害,稍加点拨,即可见其中真义。阅读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李瑾将重点放在作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上,借以阐发了他的知识分子的本质并不在于

他们从事什么职业,而在于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选择的论断。阅读梅斯奎塔和史密斯的《独裁者手册》,李瑾从中看到的是极简主义的政治实质,亦即统治者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是所有政治的推动力,政治只是“致力于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对他人有利的事”。除了这类学术著作之外,李瑾对一些文学、艺术类的书籍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评价金庸澄的《繁花》是在市井与庸常中展示生活,是打开,而不是营造和挖掘“意义”;他直言韦力的藏书水平和写作水平不在一个层次上;他批评《傅雷家书》,说傅雷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不能因为傅聪成了音乐家,就把傅雷归结为教子有方”,可谓一言中的,深得我心。

李瑾有一句非典型性名言:读书,是自己唯一能做得了主的事儿。正是如此随心所欲地乱翻书,既让李瑾始终保持着思想的自由,体验到一种人生的惬意,又让他真正感受到读书的快乐。

王淼

人与AI的彼此映照

人类未来,人工智能必然共生同行,人类应该如何自处,主动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之彼岸》
郝景芳 著
中信出版社
2017年11月

美国汉森机器人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索菲娅被沙特阿拉伯授予公民身份,并声称“想有个家,想有个机器人女儿”,进一步刷新了大众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人类对人工智能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心理,既想借助科技力量减轻压力,又害怕被“它”代替,甚至被“它”奴役,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她的新作《人之彼岸》中,将她的视角延伸到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关系的探讨上。

《人之彼岸》全书包含六篇小

说、两篇科普讨论。小说按照人工智能发展的进程逐层推进。郝景芳在书中塑造了很多超级智慧体,它们不仅能够帮助人类解决问题,而且拥有欲望、感情、好胜心,甚至人类的“意识”,更是“演变”成为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宇宙神明。可以说,郝景芳满足了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对人工智能所能做的一切设想。理科生出身的郝景芳本身对计算机科学、脑科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有着非常专业的了解,

因此她所作的这些描绘让人很有现场感,丝毫没有任何的突兀和違和感。

当读到人类被人工智能奴役的章节时,任何人都会被惊吓出一身冷汗。郝景芳在两篇科普讨论中,结合自己的相关经历,人们对AI的所有困惑进行解答。在郝景芳看来,人工智能与人类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它不懂情感,缺乏对世界的常识和创造力。而创新是现在人最核心的能力。最怕的是人们

压抑情绪和本我,将自己的一切都划归到数字世界,听命于人工智能,最后将自己完全数字化,这样就与人工智能无异了。

人类未来,人工智能必然共生同行,人类应该如何自处,主动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与其对“彼”无谓恐慌,不如对“己”予以更加清晰的观视。正如书名含义一样,“人在此岸,AI(人工智能)在彼岸,对彼岸的遥望让我们观照此岸。”

金永淼